

故事园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智斗 · 写实故事



《故事园》丛书

智斗·写实故事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本社已委托陕西版权代理公司转付稿酬，凡本书原作者请向该公司发函领取稿酬。公司地址：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编：710003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石川河

封面设计：鲁直

故事园丛书

支建伟 编

出版

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）

邮政编码：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西宁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4.5

字数：10 万

版次：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书号：ISBN 7-225-01382-3/I·289

定价：4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前言

故事是人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常常都在津津有味地阅读故事。尤其是在工作间隙、学习空暇、茶余饭后、旅途之中，更把故事作为娱乐消遣、调节精神的益友，作为寓教于乐、启迪人生的良师。

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，是它真实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，赞扬真善美，鞭笞假恶丑，忠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，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。

正是出于以上的想法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故事园》丛书，分《爱情·幽默故事》、《奇情·奇案故事》、《智斗·写实故事》、《惊险·传奇故事》4册，诚挚地奉献给广大读者。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，我们相信这套丛书一定会得到您的喜爱！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本丛书工本费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承担，页码由陕西人民出版社)

金凤斗黑龙

目 录

金凤斗黑龙	(1)
游戏人生的悲剧	(7)
戚继光巧设曳石计	(13)
汤显祖智判“白面狼”	(15)
欲望谷	(18)
无把水瓢	(34)
管仲商战困楚	(37)
巧 辩	(39)
情满金鸡岭	(40)
稻草人和青蒿箭	(47)
一巴掌的债	(51)
深夜打来的电话	(60)
花开花落	(67)
紫丁香歌舞厅	(85)

金凤斗黑龙

第一回

翟展奇



照州城南有一酒店，店名取得怪，号“上当酒家”，大门贴的楹联更怪：“说上当未必上当，不扬名反而扬名”。店不大，但清洁舒爽，面对繁华闹市，背靠滔滔大江。夏秋时节，江风习习，水波荡漾，三朋四

友相聚于此，杯觞交错，谈笑风生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老板是女的，姓金名凤，二十七八岁，操外地口音，她人长得漂亮，高挑身材，皮肤白皙，柳眉杏眼，两颊旁那两个小酒窝，一笑，盛满几多甜蜜，荡出千种风韵。她人缘也好，无论哪个进店来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，微笑着大大方方道声“请坐”；走了，道声“下次来”。声音脆脆的、甜甜的，真真诚诚，喊得你心里像灌满了蜜。

店虽号“上当”，但价钱极公平，少她一块八角，她也不在乎。再来，照样热情接待，热情得使你感到理亏。她的酒店生意很旺，人们都乐意来，坐一坐，聊一聊，喝点吃点。

城南的人只记得半年前的一天，她来到此地，租间房子，雇了三个帮手，粉刷装修一番，开起了这个店。从哪来，为何来此开店？都不晓得，也不愿打听。这年头，进城做生意的多如牛毛，眨眼间店铺又冒出几家，你就是将粗腿跑细，也打听不过来。

照州城痞仔很多，公安部门拉过几次网，不过“漏网之鱼”还不少，这些人称王称霸，强抢硬夺。所以，一个外地女人来昭州城开店，能生意兴隆，平安无事，实在是不简单。

却说这一日，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，簇拥着一位光头黑汉子踏进了店门。那汉子三十开外，矮墩墩的个子，眉骨处一道暗红色的伤疤，像条蚯蚓斜斜地爬在上面，将一张好端端的国字脸，“爬”出了几分狰狞。

金凤一见，怎敢怠慢，轻盈盈地走上前去，递烟、倒茶，笑咪咪地将菜单往那汉子面前一送，柔声道：“老板，请赏脸。”

黑脸汉子将菜单一推，大大咧咧地道：“好酒好菜尽管拿来！”

“对，尽管拿来，龙哥钞票大大的有！”那几个青年乱喊乱叫。

金凤一怔，瞥了黑脸汉子一眼，略一沉思，转身进了厨房。

霎时，酒菜端到了桌子上，海参鱿鱼之类的高档菜就有十几道。酒是茅台、西凤，瓶盖一掀香气扑鼻。黑脸汉子举起酒杯，道声“喝”，那几位青年便鲸吞豪饮起来。

几位酒徒风卷残云般一阵扫荡，顷刻间，桌上便已狼藉不堪。黑脸

汉子打了几个酒嗝，抹抹嘴唇，手一挥，道：“走！”众人纷纷离席而起，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。

“老板，你忘了结帐。”金凤急忙阻拦。

“结帐？哼，老子上了当，还收钱！”黑脸汉子将血红的眼珠滴溜溜瞪得滚圆。

“上谁的当？”

“上你的当。菜没一点味道，酒是假的。‘上当酒家’果然名不虚传呀！”黑脸汉子鼻孔里“哼哼”几声冷笑。

金凤顿时醒悟过来，今天遇上找碴子的流氓了。她拢了拢头发，心平气和地道：“老板息怒，菜没味道是厨师水平低，分文不收，可酒绝对是真的。”

“假的，不信，你自己尝尝。”黑脸汉子说着端起一杯酒，往金凤眼前一递。金凤头一侧，只听“叭嘎”一声脆响，白瓷酒杯被黑脸汉子生生捏得四分五裂。

“好功夫！”那几个青年齐声喝彩。吃喝的人闻声一下子围过来，但无人敢吐只言半语。

金凤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喝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想和你玩玩。”黑脸汉子脸上荡起淫笑。

“玩玩，好！”金凤略一沉思，双手往腰间一卡，“三天之后，此时此地，你我拉开场子，尽兴玩几招。我输了，酒店和人全归你；你输了，便从老娘的裤裆下钻过去！敢吗？”

黑脸汉子万万没想到，一个弱女子竟敢给他下战书。他冷冷地瞥了金凤一眼，道：“一言为定，三天后见！”说罢，在那几个青年的簇拥下，扬长而去。

黑脸汉子一走，便有好人心告诉金凤，那人是城南一霸，绰号黑龙，最近刚解除劳教释放回来，劝她先避一避，切莫惹火烧身；也有人劝她去报案，请警方出面弹压。金凤谢过众人，道：“对这样的人，一不能怕，二不能躲。他存心找碴，怕和躲都不是上策。报案也不是万全之计，

他没犯大法，你把他怎么了？你这么做反而使他恼羞成怒，伺机报复你。”

“你一个弱女子，怎斗得赢他？”众人都替金凤捏一把汗。

“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”金凤似乎胸有成竹。

第二天，酒店照常营业，但未见金凤露面。

第三天中午时分，“上当酒家”门前熙熙攘攘，大家叽叽喳喳地议论，等着好戏看。黑龙依约而至，稳稳地站在这场中，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。他的身后，十几名帮闲溜儿摆开，那气势令人心生几分寒气。

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酒店的钟敲响了十二下，金凤只身一人从店内走了出来。一身葱绿缎衣，脚蹬软底皂靴，俊秀中透出阳刚。黑龙一见，心中暗喜：我黑龙艳福不浅。他趋前几步，双手抱拳：“金老板，请了！”说罢，手一发力，亮出了招式。

金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慢，你若败在我的手下，不后悔？”

黑龙望着平平静静的金凤，心想：莫非这臭娘们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？如果败下阵来，与其从她裤裆下钻过去，倒不如给自己一刀还好受些。但临阵做缩头乌龟，一辈子也休想再抬起头来。他心一横，娘的，豁出去了！于是，郎声答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！”说罢，往前腾跃几步，一个直冲拳朝金凤的心窝打来。

正在这时，人群中冒出一条大汉，几个纵跳眨眼间便到了黑龙的面前，闪电般抓住了他出拳的手腕。黑龙一看，见这大汉约莫四十上下，红脸黑须，足足比他高了一头。“原来这臭娘们请了帮手。”他使劲用力想抽回手，但大汉的手如铁钳般坚牢，哪能移动半分！黑龙被激怒了，左手双指并拢如钩，硬邦邦地朝大汉双目戳来。大汉将头一偏，避开了毒招，倏地飞起一脚，将黑龙踢出一丈开外。

围观的人全懵了！

大汉走过去，扶起黑龙，道：“我来助你，你反而要吹我的灯，太不讲义气了！”

“你不是她请来的帮手？”黑龙疑惑地瞅着大汉。

“不是，我和这娘们有宿怨。哥们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肯定不是她的对手。”他瞥了一眼冷眼旁观的金凤，“也罢，让我来和她算清旧帐！”

黑龙一听，暗暗思忖：这娘们果然会武功，幸亏未贸然出手。如今这替死鬼愿打头阵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，岂不更妙！他朝大汉一揖，道：“有劳大哥相助。”

大汉指着金凤，喝道：“姓金的，一年前你伤我一臂，时下却躲在这里逍遥。今天，我打老远找上门来讨清旧帐，亮招吧！”

金凤铮铮言道：“你两次三番找我的碴子，伤你一臂实出无奈。为了不使积怨太深，我离乡背井躲来这里开店，你却不放过我。也罢，今天就凭本事清帐吧！”

“好！”大汉将上身剥得精光，一条纹刺青龙张牙舞爪地盘踞在胸口上。

众人惊得呼喊出声，黑龙也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只见大汉单腿提起，上掌旋翻过顶，一掌推向前，一个“揽月推山”，直逼金凤。金凤不慌不忙，手指突出，飞快地在大汉身上点了几下。围观的人还未弄清是怎么一回事，突听大汉“啊”的一声，像棵大树一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嘴里发出凄惨的哀叫，双脚却半点动弹不得。

金凤走到大汉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待我废了你！”

大汉口中哀求道：“金姑娘，看在同乡份上，饶……饶我一命！”

“你若痛改前非，我便饶你。”

“改！改！不改是王八龟孙子！”

金凤不再言语，在大汉身上连踢几脚，喝声：“滚！”

大汉将双脚揉了一阵，才“哼哧、哼哧”地爬了起来，又朝金凤重重地一辑，鼠窜而去。

“金女侠，放我一马！”黑龙惊得大汗淋漓，朝金凤“扑通”跪下。众手下在他身后跪了一地。

“还过几招吗？”金凤指着黑龙道。

“不敢，打死我也不敢了！”黑龙磕头如捣蒜。

“谅你也不敢！”金凤鄙夷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进店去了。

“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！”

“真人不露相，这女子的点穴功夫真绝！”

众人齐声赞叹。

从此，“上当酒店”名扬四方，生意兴隆。

两月后一天晚上，金凤满面春风地坐在市特警大队余教官的家里。

余教官微笑道：“表妹，那天你表演得真出色啊！”

“还是表哥你装得像，简直是天衣无缝！”金凤递给余教官一支烟，“哎，你什么时候纹了身？”

“纹身？哦，你是说我胸口上那条青龙，告诉你，那是我一位画家朋友用油彩画的！”余教官说。

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两人不禁开怀大笑。



工做喇西白查远县出，文趣的尹父县，对为热正的面美查出出县
 寺翁好司业率率中融，丁亥十二辰晨，年1991，将即土掌的谷论的个
 个亥亥小爷爷。赖贼阿苦代十酸酸，市工而蛋台匪匪出，对率公廿上

游戏人生的悲剧

阿兵 整理



易红出生在美丽的江城武汉，是父母的独女，也是远在广西柳州工作的爷爷的掌上明珠。1992年，易红二十岁了。她中学毕业后没能考上什么学校，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情绪十分苦闷烦躁。爷爷心疼这个

宝贝孙女，建议她到柳州工作，因为那里还有她的叔叔一家。易红的父母也希望她先在柳州有一份正式工作，以后再想办法调回武汉。于是，1992年夏天，易红来到柳州钢铁集团公司焦化厂当了一名工人。

在柳州，虽然有爷爷疼爱和叔叔照顾，但易红仍有寄人篱下的不适感，加上周围的人和工友都不熟悉，她感到十分孤独。1992年9月的一天工休，其他工友都出去玩了，只剩下她和一名叫覃军的男青年。易红开始是面无表情地坐着，突然俯身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痛哭起来，覃军吓了一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一会儿，易红停上了哭泣，抬起一双泪眼对覃军说：“我觉得我太孤单了。”

比易红大三岁的覃军早就对这个漂亮、文静的姑娘有十分好感，看到她那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的楚楚模样，越发动了怜惜之情。

两个年轻人的交往渐渐地多起来，覃军在一天夜里送易红回宿舍的路上正式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情。

情窦初开的易红对覃军也有一份真实的依恋。她觉得覃军忠厚、儒雅、又十分体贴关照她，便接受了覃军的求爱。但易红的心中十分矛盾和痛苦，一方面她觉得辜负了爷爷给她设计考上柳钢职大的期望，坠入情网，心中十分愧疚；另一方面她知道父母正在努力设法把她调回武汉，她在柳州的感情，未来是不可测的。

随着感情的进一步发展，易红向覃军提出了要求。她希望覃军和她一块儿读书学习，考职大。她对覃军说：“你千万要有上进心，否则，你走不进我的家门，也就会失去我的。”

有好几天，易红和覃军利用休息时间一起温习功课，俨然一副共创未来的奋斗状态。

晚上，他们在郊外静静地坐着，易红偎在覃军怀里，看满天的星星，所有的烦恼似乎都远离了他们，他们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默默地享受属于他们的安宁和怡然，这一夜，他们相互交付了自己。

事后，易红觉得心有余悸。但她又觉得作为一个女孩，与自己心爱的人完全拥有，是纯洁真挚的，她今生不悔。她对覃军柔情蜜意地说：

“我真的爱上你了。”

12月的一天，有一位同事请易红去唱卡拉OK，易红告诉了覃军，覃军说：“你去吧，我不介意的。”说完他扭身就走了。易红知道，覃军实际上是介意的，而且生气了，但他就是不真说，易红讨厌他这一点。

易红还是跟那同事去了卡拉OK厅，她认真的对那位同事说：“我已经和覃军谈恋爱了，跟单身时代不同了，要对覃军和自己负责任，不能随便跟人出来玩。”

那同事非常理解地说：“那我们做朋友吧，做不了朋友还可以做工友嘛！”

易红为自己处理好这一关系非常高兴，覃军在宿舍久候不见易红，异常气恼，见了易红后两人争吵了几句，覃军拔腿走了，不一会儿，又返回来，不顾一切地拥抱易红：“我爱你！”

两人又冰释前嫌。

1993年5月的一天，易红的爷爷到她的宿舍来看她，恰好覃军也在。覃军走后，爷爷严肃地问易红：“他是不是你男朋友？是工友还是干部？”

易红很尴尬，回答说他是工人。爷爷劝告易红多为武汉的父母着想，多为自己的前途前想，如果在柳州结了婚恐怕就很难回武汉了。

1993年6月，易红的父母从武汉来信，告诉她在武汉找工作十分困难，近两年可能都没希望，他们允许易红在柳州恋爱成家。易红听到这个消息，真是悲喜交集。喜的是她和覃军的未来有一丝光明；悲的是父母将来老而无靠，自己又远在异乡，不知道两位老人将来怎么办。

易红爷爷也知道了情况，来看望了小孙女，并亲口允诺，同意她谈恋爱。爷爷是见过覃军的，虽然爷爷没有明确表示，但其实已经接受覃军了。

易红把这消息告诉了覃军，覃军当然十分高兴。

1993年8月，易红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惊恐地找覃军商量解决的办法，覃军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做掉吧，要不还能怎么办？”

易红又一次感到失望。易红也知道除了人流以外别无选择，但她十分恼恨覃军漫不经心的态度，为什么他就不会体贴温柔地安慰她一番，再讨论手术的问题呢？

8月28日，易红做了手术。

9月1日，覃军当上了工段值班工长。当上了工长，工作忙了，覃军对病中的易红有些疏忽，而敏感的易红由于身体不适和精神上的疑虑痛苦不堪。

易红越来越要求彼此的心灵融汇，而覃军实在是个少言寡语、个性沉闷的人，两人的争执也越来越多了。

1994年元月，易红的父母来到柳州，见到了覃军，他们对未来女婿不甚满意，但表示尊重女儿的选择。

5月，易红考上了柳钢职工大学，而覃军由于受工龄条件所限没有参加考试。

1995年3月，易红到团校去参加团干培训。团干部的年轻人都是各单位的骨干和精英，易红受到深深的吸引和感染。她觉得与他们相比，覃军真是太平庸了。想到今后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，易红心里一百个不甘心。

团干班结束后，易红经常和那帮朋友聚会，覃军很不高兴，两人为此又闹了不少口角，但易红不想再去挽回什么，她对覃军说：“祝你早日找到适合你的爱你的人。”

两人再次不欢而散。覃军给易红写信表示绝交，并把她宿舍的钥匙还给了她。

4月底，易红生病卧床了几几天，覃军又天天陪她，病中脆弱的女孩又接受了覃军激情的吻，对于易红来说，也许只是习惯和需要，也许只是想借此克服孤独，但覃军则以为他又一次拥有了心爱的女孩。

1996年4月，易红认识了一个叫彬的男孩。彬处于失恋的状态，常来找易红倾诉心中的苦恼。易红发觉自己和彬非常投缘，觉得彬是个多愁善感的深情的男孩，比覃军有情趣得多。

覃军走后，易红心中空虚孤独。她感到覃军是个多愁善感的深情的男孩，比覃军有情趣得多。

5月24日，彬邀请易红到茶馆喝茶，他们谈了整整一夜，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彬才叫车送易红回宿舍。

第二天凌晨3点，覃军来敲易红宿舍门，她没有开，看守宿舍的值班人员把他赶走了。一上班，覃军见到易红，立刻说：“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。”

易红冲着他大叫：“我再也不会心软了，你是在把我从你身边推开。”

这一次的冲突非同小可。覃军一直在复习功课，准备1996年的柳钢职大入学考试，他敏感地意识到易红感情的突变，恼怒异常。他自信他对易红一往情深，而易红也曾经那么深情地爱过他，至今他们还保持着同居关系，并且他是在为易红而努力奋斗着。他努力争取工作的上进，当上了工长；他想学一门手艺，于1996年初拿到了汽车驾照；如今，他正复习备考，易红却要远离他，他如何心甘？覃军并不知道，易红也在等待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向覃军彻底摊牌。

1996年6月21日晚19点，覃军和易红一起在厂里上夜班。工休时，易红按惯例到覃军的值班工长室吃饭，覃军异常高兴地告诉易红，今天他的考试分数也来了，他考了388分，他可以上柳钢职工大学了。

覃军建议：“找个时间我们庆祝一下吧！”易红抬起头，突兀地说：“你考上了大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覃军仿佛挨了一闷棍，闷了半晌才痛楚地说：“我上进，我考大学可都是为了你呀！”

易红站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对覃军大喊：“我已经不爱你了！”

覃军脸色铁青：“不能挽回吗？”

“是！”易红坚决地说，“我和彬已经很好了，好到那个程度了……”

易红话音未落，狂怒的覃军便挥拳猛击易红的太阳穴，易红倒在地上。失去理智的覃军又顺手从门边抄起一根无缝钢管击打易红的头部，接连砸下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……

见到易红的血，覃军如恶梦初醒。他抱起血泊中的易红，狂乱地呼

喊她的名字，易红却是横陈满眼的创伤，一个字也不回答。

覃军跑到调度室，请当班调度叫来救护车，和工友们一起把易红送到医院。因为没带现金，怕医生抢救不得力，覃军又去打电话告诉易红的爷爷和厂长，等他们赶到医院后，覃军连夜赶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沦入监狱高墙的覃军没日没夜地想着易红。每次警察提审他，都不告诉他易红的情况，他就默默地祈祷上苍：让她活着啊！我欠她的要这辈子偿还。